

李方 著

笨拙的自由

awkward freedom



awkward freedom



飞鸟鱼书系

青海人民出版社

笨拙的自由

awkward freedom

李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笨拙的自由/李方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12

ISBN 7-225-02016-1

I. 笨...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404 号

笨拙的自由

李方 著

出版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张:13.5
字数:300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ISBN 7-225-02016-1/I·414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自序

写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想起学车期间听到的一个笑话。

那笑话讲，最后到路考了，学员们上车后本来应该向考官报告：“报告考官，仪表正常，请求起步。”可是这位太紧张了，竟然脱口而出：“报告仪表，考官正常，请求起飞。”考官也来得快，当即答道：“允许起飞，注意前方高压线。”

像我这样的熟练写手，自然已经不用人提醒电线在哪儿。通常我都能从密密麻麻的电线缝隙里一溜歪斜地飞起来，如果那还叫飞的话。这是我十年苦练获得的技艺，其全部价值即在于此。无可否认，这个技艺令人伤感。

对于电线的现实存在，我想了很多办法来欺骗自己的眼睛，告诉自己说它们其实并不存在。比如，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你可以从电线的缝隙中间看见星星，于是我就写那些星星。再比如说，我低下头，用脚抹去电线在地上投下的倒影，于是我尝试着写一点历史。人们不是说吗，历史无非是现实的倒影。最后，我从纸媒体躲进互联网，而网上很多人似乎对电线缺乏概念，于是



我参与了他们的游戏，并主持一个论坛，随便写点什么都贴到网上去，自娱自乐。这是我面对电线保持良好心态的三种方法，也构成了这本文集的三部分内容。还有一部分，是在纸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的精选，就是我在前边所说那种从电线缝隙中间一溜歪斜飞起来东西，由于自我淘汰率极高，因此我想对于读者来说，多少会有一些观赏价值。特别是在我们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讲，飞得难看就是飞得好看，难道不是吗？

追求心灵的自由。但我必须坦白，我的努力显得很笨拙。关于笨拙的自由，顾城曾经在一首诗里写道：“我希望，能够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和不会流泪的眼睛。”我承认，许多年来，这个说法一直令我着迷。它提醒我，自由这东西，并不总像“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那样滑溜和矫情；很多时候，它更可能表现出拖泥带水呼哧带喘的状态。总之，我还得看着点电线。当然，从阅读的角度来说，电线的存在可能构成某种审美体验，但那就说远了。

2001年7月8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李方，生于1968年，1991年北京大学毕业，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从事评论工作。

自称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倾向，颇务杂学。朋友辈称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自嘲曰“中不通人和”。业余主持一个具有开明言论空气的网络论坛（www.cyol.net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

一个姿态平和的异数，追求自由不羁的表达，拒绝被扒堆归类。“我想在白纸上画下笨拙的自由，那是心灵探索的曲线；对于墙和告示牌，我只有轻蔑。”

——编者

目录

自序

李方

貌似评论



awkward freedom

笨拙的自由	3
钟爱地图	6
在古诗里旅行	14
罗大佑和崔健	20
一个职业愤怒者的困惑	24
北大与清华	28
文人之初——北大中文系纪事	33
红烧排骨或鱼香肉丝的故事	41
车窗外的世界	48
西雅图，我为你哭泣	52
当今中国有谁上过大学吗？	56
经济学家脱离人民	59

貌似评论



awkward freedom

- 61 吉他，我们的来福枪
69 怎么又赖到西方殖民者头上了
72 加州旅馆
75 普通话写作的死穴
78 国丧到何时
80 关于句子的长短
83 我们生活中的男性歧视
88 青天大老爷都是胡扯淡
90 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
92 一夜公路
94 反台独的地缘政治理由
97 而立，一个神话或笑话
106 多个朋友多堵墙
109 你是美女吗？当作家去吧
113 韦小宝批判
119 动物温柔：我们的白领宣言

斑竹日记



awkward freedom

冷兵器结束时代的爱情	125
呼吸	128
我是圣人我怕谁	131
一只中年母鸡的人生哲学	135
当孤独袭来	137
茫茫黑夜漫游	139
狭隘民族主义的大本营	141
焦点访谈负面效应分析	143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146
一个土匪的死亡	149
反对道德至上主义就是反对	
话语霸权	153
与朱海军同床	156
我今愿为先贤一辩	159
有点自卑	162
致蝴蝶飞小妹妹	165
哗，世界清静了	167
网上即是江湖	169
谁会被思想吓跑	172

斑竹日记



awkward freedom

- 176 我看魏晋风度：一场文化救亡运动
180 请不要拿劳动人民来羞辱我
184 柔情涌起
187 另一种吃人
189 当思想失去境界
192 中国军队当真不如罗马军团吗
196 嘻嘻鱼
198 从戈尔的风度谈起
200 乌托邦
203 跟MP3谈谈音乐
206 越笨的人越讲良知
208 青年话题
211 思想的参照物
214 我的怕
217 塔利班灭佛
220 寻找失落的记忆

星星随笔



Outward freedom

天涯猎户星	229
恶魔光辉	235
秋属水	239
北斗七星	244
南十字星座	249
北落师门	252
隐于星空	258
荧惑	264
王良	270
七姐妹	278
行吟诗人	281
南望纪事	285
舒展	297
迷宫	302
星分翼轸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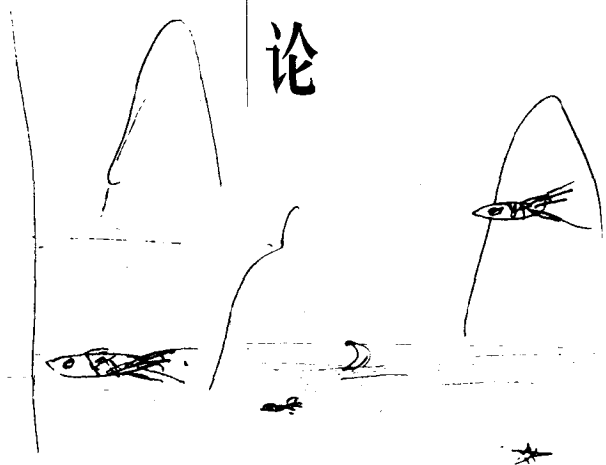
读史札记



awkward freedom

317	11 世纪
373	民主的局限
381	焚书的故事
384	幸福元年
388	沮丧的大陆
409	回忆一下吧：公元前 5 世纪
412	我最愿意生活的 10 个年代

貌似评论



我是干评论工作的。在我的印象里，评论员就像躲在地洞里的小动物，看准了猎物冲上去咬一口，然后再缩回地洞。这需要有计划地使用自己的愤怒，收放自如。但我似乎并不擅长此道，总是没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与大众合拍，倒更像一个无所事事的漫游者。以下就是我作为评论工作者所写的貌似评论的文字，当然也免不了夹带私货。



笨拙的自由

顾城说：我要在白纸上画下笨拙的自由，和不会流泪的眼睛。

自由的突然到来令人不知所措。那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们突然发现不用跳集体舞了，可以跳一种名叫迪斯科的东西。我们知道，自由来了。

但是迪斯科怎么跳呢？班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更没有人公开交流心得。是啊，当自由来临，谁好意思说自己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

估计不少同学都在家偷偷苦练，因为我就在家苦练来着。我理解的迪斯科，无非是穿着喇叭裤的长发青年的一种扭屁股体操。这个理解是不错，可惜我的屁股除了从小作为紧密联络父子感情的纽带，似乎没有受过别的训练。因此，当我看见镜子里那个屁股扭得像极了动画片的时候，简直就快哭了。我不想丢脸，不想让同学们说，看啊，这小子连屁股都扭不好，还算什么现代青年。在我十几岁那个年纪，其实是不在乎屁股的表现的，但我在乎自己是不是现代青年。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对那个年代的现代青年来说，似乎屁股比脑袋更要紧。我们已经约好，新年班会一结束，便去天安门广场跳迪斯科。那是我们自发的成人典礼。一位家长率先崇洋媚外的女生答应提供一台板砖录音机。

真的，我平生第一次从镜子里仔细端详的身体部位，居然是屁股而不是脸。但那个可恶的屁股简直就像别人的屁股，或者说，是借来的屁股，根本不听使唤。它总是被一种我无法控制的力量



搬运到出人意料的方位，然后又以必须用函数方能计算出来的轨迹移动到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简而言之，研究那个屁股的运动，完全可以作一篇数学博士论文。但我的数学一向很糟，所以可以想像，我驯服不了那个屁股。更要命的是，那时候我家还没有录音机，因此只能用嘴伴奏，而屁股的运动又完全打乱了嘴上的鼓点。真是一团糟。我都绝望了，准备以一个最笨拙的屁股出现在新年午夜的天安门广场。

于是我们终于来到天安门广场。那是1985年12月31日的午夜。我们以傻小子睡凉炕的精神站在广场最醒目的位置，打开板砖录音机，然后是一脸神圣的面面相觑。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我们盼望已久的自由就这样到来了。后来我翻过很多书，才发现当自由突如其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反应竟然都很相似。

音乐声把几拨夜游的大学生吸引过来。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由于当时的表现，我将对他们保持终生的敬意。这要是小痞子就坏了，可以想像，一帮高中生自发的成人典礼将会面临什么结局。幸好是大学生，他们没有嘲笑起哄，甚至没有冷眼旁观，而是说了句“一起跳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圈子。没一会儿，同学们中间最出色最活泼的几个女生开始跳舞了。那真是可堪回忆的美妙身影，羞涩，略带点试探的味道，她们的舞姿被灯光裁剪得那么单薄，仿佛雪花飘落下来。男生们终于也蠢蠢欲动了，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分明看见自己的屁股无一例外地长在了别人身上。

必须承认，屁股的归属问题很长时间地左右了那场露天舞会的气氛，幸好我们没有看见一张幸灾乐祸的脸孔。当屁股们渐渐归位的时候，我们终于意识到那属于自己的世界看上去有点眉目了。那就是自由吗？就算是吧。

那笨拙的自由啊。

事实上，我的屁股从来都抱着一种不合作态度。我由此也相信了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至少在我们开始追求自由这件事上，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它的真理色彩。后来我多次去迪厅蹦迪，但屁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直到有一天望着台上的领舞小姐发呆，才突然明白屁股问题是个假问题，跳迪斯科本质上是腰的问题。而那时，我已经没有兴趣弄清楚腰和屁股的区别。李宗盛说“青春就是长长的风”，我倒宁愿觉得青春就是永远弄不懂的屁股。当你搞掂自己的屁股，岁月也快把你搞掂了。这时候你号称开始用脑子，开始理智地思考，而那笨拙的自由啊，已经被风吹走了。